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我在等一场花事，很虔诚的。
从秋分等到寒露，从寒露等到现在。我知道，我还要等，还要等。
终于等不下去了，于是踩着假期的尾巴，驱车去探望那几株桂树。一路上车子飞驰，我像个坠入爱河的少女，心涨得饱满。它们怎么样了？一定爆出发芽了吧？小米粒般的，黄绿黄绿的，长着细细的尖尖儿。只消等一场冷空气到来，它们就“噗噗”地依次炸开，香透整个院落。万一没有结苞呢？虽然秋早已接过季节的令牌，可是夏迟迟不肯交出权杖，赖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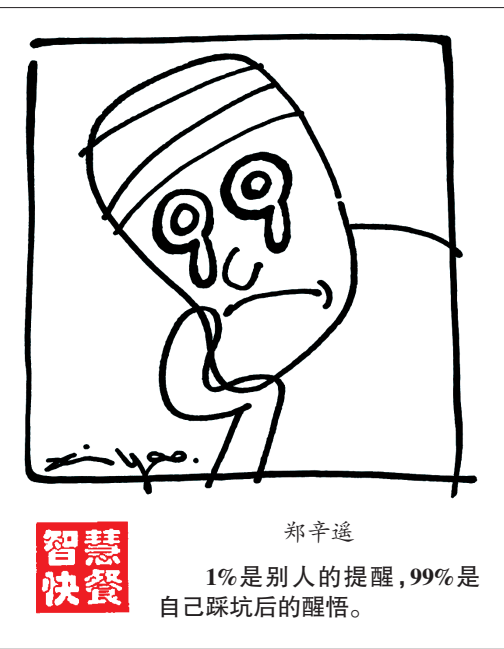
秋的国界里作威作福。热啊！这样的秋！其实，立秋刚过，我就开始了等待。我居住的小区没有桂树，让人颇感遗憾。若没有桂树，秋天还

等一场花事

陈雪

怎么称之为金秋呢？于是，只好叨扰老邻居：咱们小区那几株桂花开了吗？一周总要问上两三次，我像个幼稚的孩童，纯粹执着。然而回给我的总是失望。那失望一次次凝结，必得以记忆中桂花的香气熏染，重新熏染出浪漫柔

软的心方可。
桂花像极了中年女人，一半烟火，一半诗意。
儿时，我家院子里植着一棵桂树。每到秋天，那桂花就细细碎碎地开，小粒小粒的，挤挤挨挨着。花梗处，叶片下，一簇簇、一蓬蓬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开得最盛时，阿婆拿出簸箕，铺在桂树下面，然后差我摇桂花。于我而言，那分明是最有趣的游戏。我鼓足了劲儿，抱住桂树用力摇。可是，桂花如如不动，只是在我放开手后，象征性地微微颌首。阿婆望着我，宠溺得很。她攀住一枝桂花，放在我手里，我抱住桂枝，猛力摇动。于是桂花纷纷落下，落得我们满头满身，我大喊：“下雨啦！下雨啦！下雨雨啦！”阿婆只是望着我笑。
第一份桂花必是供天的。阿婆取出一把桂花，小火焙干，然后研磨成粉，用模具做成香塔，置于佛龕引燃，香烟袅袅，熏染了房间。阿婆跪下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虔诚地做着她的信仰。第二份桂花才是属于我们的。阿婆以桂花入饌，做桂花糕、桂花糖、桂花汤圆……哪怕只是吃白粥，她也要撒上一小撮桂花，粥的热激出桂花的香味，桂花的香味腌渍了粥的寡淡，金黄与乳白相得益彰，谷香与花香相辅相成。我们坐在紫扁豆藤下，一边吃桂花宴，一边听风来，看云去，好不惬意。
定居上海后，我曾多



郑辛遙

1%是别人的提醒, 99%是自己踩坑后的醒悟。

次采来桂花做吃食，然而，总也复制不出那种滋味。每每慨叹，总不免想起那句词：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是啊，物不是人也非，“欲语泪先流”。除此之外，阿婆还要做一份桂花香水，于是，我们的衣服上、被褥上，长年沾着淡淡的桂花香。她教我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我反问道，桂花为什么在春天开放？她刮刮我的鼻子：桂有四季桂，有日日开花者。这世界上事物，丰富着呢！
有些人的灵魂是有香气的，哪怕她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那里，周遭的一切都会为她代言，阿婆就这样的人。因为有阿婆，我们的日子与别家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呢？大体是有了超越吧。
如今，每每想起阿婆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她坐在紫扁豆架下听戏的画面，她最迷昆曲，曲调轻柔，委婉、细腻圆润。扁豆架边是桂花树，一树桂花，一架扁豆，一架秋风。她坐在那，好似被结了结界，与周遭隔绝开来。
阿婆一边应对烟火日常，过着同所有寻常主妇一样的世俗日子；一边保全自己，躲在桂花树边，躲在扁豆架下，躲在清风明月之后，过自己清幽的精神生活。这让阿婆的灵魂孤独又疏离。这个终日在烟火深处纠缠的灵魂，终于在某个闲暇里，在秋风路过的瞬间，逃出了自己的身体，安然地静默着，盛开着，如桂花。
今日一早，我又一次问老邻居：咱们小区的那几棵桂花树开花了吗？片刻后，她传给我几张图片：叶子荫下，已有密密麻麻的花芽，黄绿黄绿的，长着细细的尖尖儿。我知道，它们等在一场冷空气。

正如我，在等一场花事，很虔诚的！
法国大菜十二道。吃到一半，经理来聊天。在马尔代夫，我的德文失灵。挤出两句英文，语法错乱，而老婆在边上滔滔不绝，把我衬得像没好好上学。经理问我们哪里来的，说自己是瑞士人。瑞士哪里？卢塞恩。机会来了，因为卢塞恩讲德语。我像初愈的哑巴，介绍自己在德国念书，还去卢塞恩玩过云云——服务员冷眼旁观，肯定觉得我势利，金口只对经理开。
又吃了两道，主厨来打招呼。问我们哪里来的。中国。中国哪里？上海。上海！他在上海工作过！Peninsula，知道么，半岛？外滩？对！他当过里面法餐厅的主厨。住在“喻口”——虹口，不知是他的法国口音(H不发音)，还是学会了上海话——最喜欢大壶春，会做葱油拌面——我们瞪大的眼睛，和生煎小笼一样圆——他掏出手机，划划划，找出张照片，是中国同事歪笔字写的谱子。“你们要吃的，明早让厨房准备。”
早餐的菜单照旧。我们问服务生，有没有上海风味的拌面？你们主厨昨晚答应过的。过十分钟，法国小哥顶着高帽子，亲自主端出两盘拌面，葱段浇头，酱油色面。另外两只方头窄碟，各摆三只黑虎虾，大如手镯。还有酸菜、辣酱、花生，装在三只小碟子。
我们大概算故人，小哥哥有独钟。隔天早上，送来一只圆盘形的大可颂，里头芒果，顶上糖霜，沾着裹银的巧克力豆。又亲自上粥，配三碟小菜：榨菜、花生——他手指最后一碟，没用放盐的汉语道：橄榄菜。
粥是日常供应，不过白粥里放足海鲜，乏善可陈。那盘葱油拌面的确地道，而且不燥不腻，中西结合得恰到好处。这位大厨在上海待了四年。

在朋友圈里，惊悚震坤悄无声息地离开他的家人与朋友。悲痛至极。就在4个月之前，6月13日，他应邀参加我组织的活动。现在想起来，悔恨交加。
活动前两天，他微信我，说要请爱人一起来。我要报一下有关部门，因为邀请名单已经确定。现在才知道，他大病在身，需要陪护，我竟然残酷地谢绝了他的要求。如今只求他在天堂宽恕我。
他是我的恩人。当年我离开机关自主创业，办了个只有两个员工的小公司，严格说是个“小作坊”，运营非常艰难。他是第一个来扶持我的朋友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周年，我接到编撰纪念文章的任务，组稿、改稿同时，震坤兄为我设计封面与版式，并一页一页精心编排、制作，日以继夜，通宵达旦。他没有任何要求，只希望电脑边上有可乐。我的助理小张负责每天为“王老师”买4大瓶可乐，半夜饭是两只面包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教会了我怎样编书。
震坤是大才，设计简约，寓意深邃，这本书赢得张江上下喜欢。最近有张江老朋友说，这些年他们做过好几本书，无一超过《张江十年》。由此，公司小有名声，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与三十周年纪念文选，都由我们编撰。是震坤兄扶持我的小小公司站稳脚跟。我们给予他的，却是少得可怜的设计费。当时公司处境困难，经济拮据。他毫不在乎，只想帮我生存下去。这是一个超常愿意助人、心地非常善良、圣洁的美术家。
他在我这里也是“出书出人”，助理小张成为他的“学徒”，后来也学做平面设计，制作图书，震坤赶来坐在小张身旁，不分日夜，一页一页指教。有时小张到他家求教，他指教不厌其烦，没有收过分文辅导费。他为我公司设计Logo也是“做公益”，这个Logo创意巧妙。他从散人名中取“烁”字造型，绘制一团风中的火焰：那是一颗愿意为你燃烧的心。
为了表达谢意，我请小张不时登门送点浦东出产的水果，他希望免礼。现在，这位小张自立门户，创办的广告制作公司，声名鹊起，占上海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。昨夜惊闻噩耗，小张泣不成声：“是王老师教会了我，给了我生计。”震坤是我这里两代人的恩师。想到这里愈加觉得4个月前这场活动，婉拒他爱人陪同有悖情理。也许我当时努力一下，可以如他所愿，但是，我放弃了。真是后悔莫及！
然而那天，他准时出席，谈笑风生。我根本不知道他大病在身。近年我们几次小聚，他从不说起自己的病情。那顶草织的帽子，斜戴头上，略有前倾，角度恰到好处，这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日常造型，呈现给你的形象，永远是时尚浪漫与绅士风度。
病重期间，他对外严密“封锁消息”，不愿意打扰朋友，以至于告别仪式上只有家人与亲属。据说他在病床上叮嘱家人，只许在追悼会后，报告组织，并转告几位朋友。现在他安静地走了，带给人们的是难以平静的追思与无尽的遗憾。
震坤也是一个天才，是上海白玉兰艺术创作奖得主。他曾为无数作家的名作做过设计创作。
4个月前的这次活动，摄影师拍了好几张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，似见他很有“黏”的感觉，实是流露他对朋友的依恋不舍。活动上半场参观正大广场，下半场在浦东牡丹园。正大广场楼顶上有个好大的户外阳台，东道主称这里是全景式外滩的最好位置。震坤轻声跟我说：“请摄影师在这里为我单独拍一张。”说罢，站在阳台玻璃护栏前，摆了个Pose；身后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，流不尽震坤对养育自己的这座城市无限眷恋。
在下半场活动的牡丹园里，他也与朋友们合影多次。牡丹花的花语是圆满、浓情、华贵、生命、期待、高洁。一个高洁的灵魂，在这里绽放人生风华。这是他往生前，最后一次参加的集体活动。他带病参加这次活动，似想借机向朋友群体作一次告别。
晚餐前，天色已暗，震坤要求摄影师拍一张跟我一起坐在庭院的照片，作为向我告别的一个纪念。我请站在边上的奚文渊一起合影。源远流长的情谊，将似牡丹盛开不败。
庭院深深，冷月清清，一个心地澄澈的艺术家，被苍天无情夺走。他不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家，却深获大家的赞誉，至少在上海的圈子里。他虽然走得有些早，“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；这将是他的毕生对这个世界的文化贡献。

只留清气满乾坤

烁 渊

『纨绔』子弟

徐梦嘉 文图

纨绔子弟，旧指有钱有势人家穿着华美、不学无术、游手好闲的子弟。拙文谈“纨绔”两字。
纨绔的初文是丸，金文丸（图一），人将小圆球把玩在手掌内，可见今天称掌旋球亦称健身球的丸，与通过手掌旋转球体锻炼的健身活动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小篆丸（图二）并没有承接金文构形，掌心玩球形变了。《说文解字》丸：“圜，倾侧而转者。从反仄。凡丸之属皆从丸。”丸是仄的镜像字，清代段玉裁注曰：“圜则不能平立，故从反仄，以象之。仄而反复，是为丸也。”意思是丸是倾侧不正的可滚动之物，这两个解说实属牵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早于段玉裁的胡正言的文字学著作《千文六书统要》，倒没有受到《说文》观点影响，其定形的丸（图三），独辟蹊径，有着“布射僚丸（三国吕布善于引弓射箭，春秋宣僚善于抛接弹丸）”营造的弓与丸架式。
丸与系组合的纨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纨，素也。从纟（系），丸声。”意思：纨（纨），白色的细绢。字形采用“纟”作偏旁，采用“丸”作声旁。纨，从圆滑的丸，引申表示展玩在指间的小精致丝织品，古代富家女子为炫耀身份，随身展玩手上的精致洁白小方绢，可谓“纵享丝滑”。纨扇，特指细绢制成的团扇，体现出丸的小与圆，明吴承恩《西游记》诗句：“两路杨枝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摇纨。”
纨，也是与一束丝的形态的系组合。夸同样不是历来识定的仅仅纨的声符，再分解，夸由大、于（亏）组合。说文解字，夸：“奢也。从大，亏（古音）声。”“于”同样不是学界认定的仅是夸声符。大，成人伸出双臂正面跨立的样子，表示形象之大。“于”是中国古代乐器芋形状，甲文有几种形体，简单的于（图四）。大和于组合的夸，即是大声吹“于”这类簧管类乐器。而花大力气吹的夸，就有了夸张、夸大、浮夸、炫耀等义。夸也是誇的先文，旧时夸夸两字通用，汉字简化时，誇简化为夸。此外，大声吹于簧管类乐器，此时吹者和周遭境况一定可以的。“夸”也是有美好义的誇的先文，《楚辞》中有形容女子的“娉容修态”的早期成语。双腿跨开的“夸”本意兼有跨越的意思，因此也是跨、跨的初文。
回到“纨”字，由于夸的大点出双腿，加系的纨古时候就是指裤子，是包裹双腿无裆的套裤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说明“夸”不唯是纨的声部。此款套裤相当于内衣，连内衣都用精致的丝绸制作，在夸的夸张意涵下，可见穿着者的挥霍。

纨绔与子弟配出贬义词语，然纨绔两字单独派出去与其他字的组合成的新词，有中性和褒义，臚列几例。1.前面的纨扇系一例；2.蕙心纨质，心灵如蕙草芬芳，品质似纨素洁白；3.穷纨，中国字连接委实有意思，奢侈纨绔了个贫穷的定语。这是中国古代女子一种有前后裆且系带固密的裤型名称。
行文至此，就贬义的“纨绔子弟”，拙文亦可反向思考：当今生活富足的一部分人，在享受生活同时，还是应当时刻提醒自己，以“纨绔子弟”为借鉴，不要沉溺于享乐，要懂得俭以养德，奋发图强，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写之人。



想不到，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居然会拿起竹竿帮自家的猫和邻居家的猫打架；想不到，我家那只曾经的流浪猫，居然在一场名猫如林的评选活动得过一个奖。
小猫是蛇年的重阳节那天被妻子从菜场后的水沟旁边救起的。当时它浑身沾满粘鼠胶，裹着泥浆叶草趴在垃圾堆里，奄奄一息。小猫脚受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身上的多块绒毛都被粘掉了，像个癞巴子，丑陋到旁人不愿多看它一眼。妻子抱它回家后，清洗、喂食、疗伤、爱抚，还给它取了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名字——重阳。从这一天起，“老来得女”的我们便将这苦命的孩子视若宝贝。
在妻子的精心照护下，重阳一点一点还原了它彩狸的天生丽质。白天，它蜷在沙发上，享受着太阳的温暖；夜晚，它乖巧地躺在我们的床尾周游梦乡。
隔年，有宠物用品公司在网站上举办“马年‘双十一’最xx猫咪有奖评选活动”，设了多个奖项，其中有个“最幸福猫咪奖”。妻子看着有点心动了。但见参

什锦月饼

陈绍谟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每年中秋佳节过后，食品店就有一种“什锦月饼”供应。把销售剩余的月饼每个切成四瓣，装在牛皮纸袋里，散称出售。每斤售价大约两毛五分钱，真正是价廉物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月饼只要凭粮票就可以购买，用不到月饼票。而且粮票也只要半斤左右，跟凭票购买月饼用的粮票数量差不多。
什锦月饼当中，除有豆沙、椰蓉、白果之类的大路货外，额骨头高的话，偶尔还会碰到蛋黄、金腿之类的高档月饼。当然，这是凤毛麟角，邪气少的。平常绝大多数人舍不得用钞票买这种高档月饼，现在意外吃到，就好比是在“开盲盒”开到了稀缺款，开心得不行了。
什锦月饼早已不见踪影，但是味道还留在记忆里。其实，这种做法今天也未尝不可作为参考：既可避免浪费多余产品，也提供一款可供选购的小食，并且解决人们对剩余月饼去向的揣测与不安，一举多得。

想不到，大学者钱锺书先生居然会拿起竹竿帮自家的猫和邻居家的猫打架；想不到，我家那只曾经的流浪猫，居然在一场名猫如林的评选活动中得过一个奖。
小猫是蛇年的重阳节那天被妻子从菜场后的水沟旁边救起的。当时它浑身沾满粘鼠胶，裹着泥浆叶草趴在垃圾堆里，奄奄一息。小猫脚受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身上的多块绒毛都被粘掉了，像个癞巴子，丑陋到旁人不愿多看它一眼。妻子抱它回家后，清洗、喂食、疗伤、爱抚，还给它取了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名字——重阳。从这一天起，“老来得女”的我们便将这苦命的孩子视若宝贝。
在妻子的精心照护下，重阳一点一点还原了它彩狸的天生丽质。白天，它蜷在沙发上，享受着太阳的温暖；夜晚，它乖巧地躺在我们的床尾周游梦乡。
隔年，有宠物用品公司在网站上举办“马年‘双十一’最xx猫咪有奖评选活动”，设了多个奖项，其中有个“最幸福猫咪奖”。妻子看着有点心动了。但见参

“重阳”的幸福

殷国祥

选的暹罗英短、金银渐层……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，真是满目的贵胄名媛，清一色的“白天鹅”啊。反观我家的重阳，则是草根出身的“丑小鸭”，和人家完全不在一个平面上，这能比吗？妻子强调说：幸福是没有模式的，高贵者和卑微者都可以各有各的幸福。我赞成道：对！
评选结束，重阳的故事最终感动了评选者，他们郑重地把“马年‘双十一’最幸福猫咪奖”颁给了它！《颁奖词》里说：不是每一只流浪猫都会有同样的命运，重阳的幸运，缘于它在苦难的十字路口遇到的爱；正是人间的爱，使得小猫重阳的幸福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、别样的精彩……
回想起来，重阳被救来家时才约莫两个月大。光阴荏苒，转眼今又蛇年，十二岁的它和我们都进入了老年行列。祈愿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相互陪伴，如此便岁月静好，夫复何求。
那天，有人看见我手机里重阳的照片，问我：“这就是你们收养的那个毛孩子？”我纠正道：“不是收养的，亲生的啦！”

雅玩

葱油拌面

陆岸

法国大菜十二道。吃到一半，经理来聊天。在马尔代夫，我的德文失灵。挤出两句英文，语法错乱，而老婆在边上滔滔不绝，把我衬得像没好好上学。经理问我们哪里来的，说自己是瑞士人。瑞士哪里？卢塞恩。机会来了，因为卢塞恩讲德语。我像初愈的哑巴，介绍自己在德国念书，还去卢塞恩玩过云云——服务员冷眼旁观，肯定觉得我势利，金口只对经理开。
又吃了两道，主厨来打招呼。问我们哪里来的。中国。中国哪里？上海。上海！他在上海工作过！Peninsula，知道么，半岛？外滩？对！他当过里面法餐厅的主厨。住在“喻口”——虹口，不知是他的法国口音(H不发音)，还是学会了上海话——最喜欢大壶春，会做葱油拌面——我们瞪大的眼睛，和生煎小笼一样圆——他掏出手机，划划划，找出张照片，是中国同事歪笔字写的谱子。“你们要吃的，明早让厨房准备。”
早餐的菜单照旧。我们问服务生，有没有上海风味的拌面？你们主厨昨晚答应过的。过十分钟，法国小哥顶着高帽子，亲自主端出两盘拌面，葱段浇头，酱油色面。另外两只方头窄碟，各摆三只黑虎虾，大如手镯。还有酸菜、辣酱、花生，装在三只小碟子。
我们大概算故人，小哥哥有独钟。隔天早上，送来一只圆盘形的大可颂，里头芒果，顶上糖霜，沾着裹银的巧克力豆。又亲自上粥，配三碟小菜：榨菜、花生——他手指最后一碟，没用放盐的汉语道：橄榄菜。
粥是日常供应，不过白粥里放足海鲜，乏善可陈。那盘葱油拌面的确地道，而且不燥不腻，中西结合得恰到好处。这位大厨在上海待了四年。